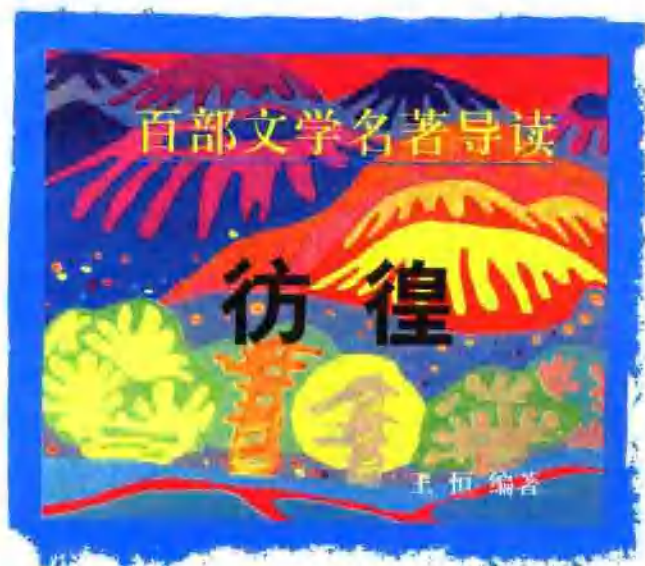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彷徨》 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彷徨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简介 [26]

思想和艺术特色 [44]

精彩片断 [91]

《彷徨》
导读

故事梗概

《祝福》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初，中国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鲁镇。一个山里的农村妇女，家境无人知晓，也没有自己的姓名，只因她的第一个丈夫叫祥林，人们便称其为祥林嫂。她的婆家是靠打柴为生的小户人家，她的丈夫比

她小十岁。在她二十六七岁时就死了丈夫。严厉的婆婆和准备娶妻的小叔子，因家境贫困，打算卖掉她，用这一注钱来做聘礼，使得她在家中陷于极为难堪的境地。她不甘受婆婆的虐待，不得不从婆家跑了出来，只身来到鲁镇，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模样周正、手脚粗壮的她，成天干活，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祝福大典，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部杂务家事由她一人担当，尽管工作如此艰辛和劳累，但她反而感到满足，嘴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可是好景不长，精明强干的婆婆发现了她的踪迹，叫来两个山里男人趁她到河边淘米时，把她像抓逃犯一样捆在船仓里载回去，并把她卖给深山野坳里的贺老六为妻。为此，婆婆到手了八十千，娶进了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她与贺老六成亲，经过了一场寻死觅活的异乎寻常的抗争，最后她屈从了。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四个年头，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还好。可“天有不测风云”，灾难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后夫被伤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儿子阿毛被狼衔去，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大伯来收屋，把她赶走。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只得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第二次来到鲁镇，从此她又在鲁四老爷家里做工。虽然她像过去一样吃苦耐劳，辛勤劳作，幻想以此换取最低的生存权利，希望得到一点起码的人身自由，然而由于受尽了种种折磨，她的境遇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不像以前那样强壮，手脚也没有先前灵活，记性也坏得多，脸上整日没有笑影。由于她嫁过两个丈夫，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

爷把她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认为她“不干不净”，祭祀时，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极度的精神恐怖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变得精神萎靡，动作迟钝，整日紧闭着嘴唇，却还是默默地劳作，跑街，扫地，洗菜，淘米，以终年劳动所得工钱到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她满以为已经摆脱罪孽，这时的她神气显得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仍为人厌恶。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坦然地去安排酒杯和筷子，不料主人还是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她像受了炮烙似的停手，脸色变得灰黑，只是失神地站着。从此便失魂落魄，再也无法振作起来，精神彻底崩溃了，最终被鲁四老爷赶出了家门，沦为乞丐。

一生受尽压迫和侮辱的祥林嫂，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对命运提出了怀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然而她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在临近年终祝福时的一片爆竹声中，她带着恐惧和不安默默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在酒楼上》

故事发生在江南S城的一家小酒楼上。意兴索然而无聊的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顺便绕道访了家乡，在懒散和怀旧心绪的驱使下，坐了小船来到离故乡不到三十里的S城，居住在洛思旅馆。S城虽然不大，但往日的同事，一个也寻访不到，曾经工作过的学校，也因改换了名称和模样，感到很陌生。旅馆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沉重的天空中飘落

着雪花，使我感到生疏、惆怅。为了逃避这客中的无聊，我躲进了狭小阴湿、招牌破旧的“一石居”酒楼，楼上空空如也，于是我在一张靠窗的桌旁坐下，自斟独饮。眺望楼下的废园，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山茶花在雪中明得如火。面对此景，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正当我欲竭力排遣这种孤独、哀愁的时候，竟同阔别了约有十年的同窗、旧同事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面遇了。吕纬甫在太原的一个同乡家里教书，这次是为了母亲，给小兄弟迁葬并顺带给邻居船户长富的女儿阿顺送两朵剪绒花，而回到了S城的。旧友重逢，共叙旧情，这时堂倌送上热气腾腾的酒菜，楼外的雪花正在纷纷地下着，酒楼上仿佛热闹起来，自然话也多了起来。

吕纬甫曾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这次趁着年假的闲空，回南方给他来迁葬。前天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带着棉絮和被褥去给他迁葬，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连最难烂的头发也已踪影全无，还是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装在新棺材里运到父亲坟旁去埋掉。又为外面用砖墁忙了大半天，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目的是为了骗骗母亲，使她安心些。吕纬甫和我边喝酒边交谈，告诉我刚才来酒楼之前，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的无聊事，因为先前的邻居阿顺幼时想戴剪绒花，还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这一次动身回来的时候，老母亲又记得她了，叫他买两朵剪绒花送给阿顺，为买到这两朵剪绒花，搜遍太原都没有，不得不到济南去买，为此耽搁了一天时间，当他把剪绒花送到邻居家时，可阿顺已经死去，只好转送给阿顺的妹妹阿昭，但内

心上是不愿意送她的。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坦然回禀母亲，使之安心，不再挂念。对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吕纬甫认真不苟，但是对于现实，他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谈到事业，吕纬甫兴奋地回忆起当年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甚至于争论得打起来。而如今竟然敷衍、模模胡胡地，不但做起买小棺材迁葬这类事情来，而且为了每月二十元，竟然在家塾中教起“子曰诗云”来了。他叹息人如蜂子或蝇子，飞来飞去，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觉得很可笑，也可怜。

客途中，同窗好友久别相聚本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是吕纬甫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脸色，沉静和颓唐的神情，眼睛也失了神采，行动变得格外迂缓，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这深深地增加了我的寂寞和悲凉，在一番沉郁的交谈后，我们好友分手了。寒风和雪片扑打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我们迎着黄昏的天色和纷飞的密雪各自走向自己的宿地。

《幸福的家庭》

他躺在床上想着：“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什么？……”想到这里，忽然他从床上跳了起来。以先他早已想过，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稿子要投到稿酬比较丰厚的“幸福月报社”，作品的范围内容应写大家正在关心的恋爱、婚姻、家庭之类。他跳下卧室走到书

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张绿格纸，写好一行题目《幸福的家庭》。

他的笔立刻停滞了。他仰起头，两眼瞪着房顶，全神贯注地构思幸福的家庭应安置在何处？北京死气沉沉，连空气也是死的，江苏浙江天天要防打仗，福建更无须说，四川广东湖南正打仗，山东河南要绑票，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贵，云南贵州交通太不便，察哈尔吉林黑龙江有马贼。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最后只能定在 A 地。幸福的家庭自然只有夫妇两人，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自由结婚，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平等，十分自由。

突然，窗外传来一个男子“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日光照得他眼睛昏花，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声响。他回过头来继续想：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幸福里，爱好文艺，但不爱俄国的小说，拜伦和济慈的诗，而都爱看《理想之良人》，他们一人一本，家庭里一共有两本。想着想着，他觉得胃里有点空虚，放下笔，饿着肚子设想作品中人物吃饭的情况：他们两人正在用午餐，吃中国菜，但第一碗菜是什么呢？这时，妻子进来告诉他今天买了劈柴，他奋然地抓起笔，就在写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绿格纸上起算草，然后拉开书桌的抽屉，一把抓起所有的铜元交给妻子去付劈柴钱。

他仍旧恍恍惚惚地想：幸福的家庭吃的第一碗菜一定是“龙虎斗”，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相互谦让，笑眯眯开始就餐。由于都是大学毕业，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俩是文学家和诗人。或者是……

他终于忍耐不住地回过头，看到背后的书架旁边有一座

白菜堆，叠成一个很大的 A 字。他仍然想：幸福的家庭住房要宽绰，有堆积房、书房和卧房又各是另外一间。他走过去放下那积着许多灰尘的门幕，走回来坐下，想：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主妇来谈文艺，事前也要先敲门，然而主人没有工夫谈文艺的时候怎么办？我如果有了稿费，也得去买一部《理想之良人》来看看。

“啪”的一声传来，他腰骨笔直，知道是妻子在打三岁的女儿，他想：幸福的家庭孩子是生得迟的，或者不如没有，或者不如住在客店里，什么都包给他们。女儿的呜咽声高了起来，他就站了起来，钻过门幕，走出外间，只见孩子躺在门边哭，妻子腰骨笔直，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站在一旁。他抱着女儿进房，做“猫洗脸”游戏逗笑她，女儿笑眯眯地挂着眼泪对他看，他觉得女儿可爱、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妻子。他惘然地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门幕挂起，劈柴运进来了。他忽然惊醒，粗暴地抓起那写着——行题目和一堆算草的绿格纸，揉了几揉，又展开来给女儿拭去了眼泪和鼻涕，然后用力地将纸团掷在纸篓里。

女儿独立彳亍地出去玩了。他闭了眼睛，息了杂念，平心静气地坐着，眼前浮出一朵扁圆的乌花，橙黄心，从左眼的左角漂到右边消失了；接着一朵明绿花，墨绿色的心；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地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 A 字。

《肥皂》

四铭太太带着女儿糊纸锭。四铭从街上回到家中，耸肩曲背地从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刚

买到的包装精致、散发出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香味的肥皂交给太太，并叮嘱她以后就用这个。四铭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那积年老泥的脖子上，她不禁脸上有些发热，即刻一径到耳根，决定晚饭后用这肥皂来拼命的洗一洗。女儿秀儿、招儿来抢肥皂，她赶忙推开她们，把肥皂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便继续糊纸锭。

四铭叫来正在练八卦拳的儿子学程，问他“恶毒妇”是什么意思，学程回答说那是“很凶的女人”。他怒得可观，说这是鬼子话，要学程马上去查字典。四铭慷慨地说：现在的孩子这真叫作不成样子。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好不容易送学程进了中西折中、口耳并重的学堂读了一年的英文，连“恶毒妇”也不懂，学堂应该统统关掉。秀儿她们也不必进学堂，虽然九公公先前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过九公公，但现在看来还是老年人的话对。现在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她们搅乱天下，应该很严地办一办。

学程捧着字典进来，指着一处读音与“恶毒妇”有点像的词给四铭看。四铭觉得意思不对，又忽而愤怒起来，要学程再用心地去查。四铭太太从旁排解，四铭才说出“恶毒妇”的由来。原来四铭买肥皂时太罗嗦，一气看了六七样，四角多的嫌贵，一角的嫌坏，最后挑定了两角四分的一块肥皂，又要为打开来看一看才肯付钱和伙计争吵起来。旁边三个买东西的洋学生又附和着笑起来，其中顶小的一个看着四铭说了句“恶毒妇”。学程恭恭敬敬退去查字典。

接着，四铭告诉太太：新文化新文化，“化”到现在这个

样子了，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今天在大街上看见的两个女讨饭，一个是十八九岁被称为孝女的姑娘，一个是她六七十岁的瞎眼老祖母。好半天才见一个人给了一文小钱。有两个光棍，竟肆无忌惮地说，不要看得这货色脏，只要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太太不等四铭说完话，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一会儿，堂前亮起了灯光，合家人齐集堂前中央的桌子周围开始热闹的晚餐。四铭见自己早先看中的一个菜心被学程夹去吃了，“恶毒妇”的意思没有查出，他就过分责备儿子。

当四铭太太弄明白了四铭为什么要买肥皂和查问“恶毒妇”的缘由，气得两眼鼓鼓，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发出可怕的光，斥责四铭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不存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不要脸。四铭支吾着，脸上流出油汗来。

这时，何道统和卜薇园进来了，他们是移风文社的同道，前来商量每月逢七在报上征文行事。何道统拟题是《恭拟全国人民合同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四铭则提议诗题用《孝女行》，一来表彰讨饭的姑娘，二来借此针砭社会。四铭解释道：她们面前围了一大群人，毫无敬意，只是打趣。两个光棍更是肆无忌惮，有一个简直说：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哈哈！”何道统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叫，嘲笑四铭，两块肥皂你买，咯支咯支，洗一洗。直到四铭沉下脸，愤愤地叫，他才不笑了。

拟好说明，何道统和卜薇园便去报馆。四铭拿着烛台，送

出门口，回到堂屋。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块肥皂，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方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四铭太太板着脸坐在高背椅子上。他微微听得秀儿在他背后说：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独自踱出院子去。这一夜，他睡得很晚。

第二天早晨，四铭起得比平时迟。看见四铭太太已经伏在洗脸台上用肥皂擦脖子。从此之后，四铭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变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长明灯》

吉光屯唯一的茶馆里气氛显得十分紧张而慌乱，有个青年人要熄掉社庙里的长明灯，几个茶客愤愤地在商量对策。“三角脸”心情紧张地在询问情况；方头在绘声绘色地诉说情状；阔亭在声色俱厉地说要上县去，送他忤逆；庄七光愤愤不平地惋叹长明灯的悠久历史，茶店的主人兼工人灰五婶也赶来岔开纷争，拉正经事：有一天，青年人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宫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听说这盏灯还是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所以叫长明灯。如果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大家就都要变成泥鳅。她恐惧急躁地催促快和他的伯父四爷商量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最后在方头的提议下，决定先到庙前看一看，然后再到四爷处商量。

他们来到社庙，果然看见了他。社庙大门紧闭，他正在叫门，要吹熄长明灯。他眼中光闪异样，神情悲愤疑惧，他说要将庙里的灯吹熄，将种种妖形怪状全部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对于阔亭等人的阻挠劝诱，他坚定不移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们去熄，此刻去熄！”面对阔亭等人设置的障碍，他信心倍增，斗志更勇，昂然宣告：“我放火！”眼里闪烁着狂热的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他要烧毁这社庙，烧毁庙里一切妖形怪状的东西。

然而全屯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人们感到不安，吉光屯一旦毁灭，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鳅。为维护这长明灯，方头、阔亭及年高德韶的郭老娃他们集中在四爷客厅中商量对策：明天把他捆上城去，给他在城隍庙里捆一夜，赶一赶邪祟；大家一齐动手合力把他打死。方头说，把他关起来。大家最后商定，将他先关进社庙里只有一个小方窗的一间空屋子里，粗木直栅，决计挖不开。“好极了！”郭老娃和方头顿然显出欢喜的神色。

他被关后，热闹了一阵的社庙自然又冷落下来。因为关了几天门，孩子们不能进去玩，但吃了晚饭，还有几个孩子跑到庙里去做游戏，猜谜语。看见他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两眼闪闪发亮，不屈地叫喊：“我放火！”吃惊的孩子们跑出庙外，照旧做游戏。

暮色降临，绿荧荧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庙外的孩子们，牵着手，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慢慢地向着各自的家走去。

《示众》

为盛夏酷热和寂寞所催眠的“首善之区”的一条马路上，笼罩着沙漠似的深远的寂静。打破这种寂静的，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巡警正用绳子牵着一个穿蓝布大衫罩白背心的男囚犯当街示众。刹那间三、四圈看客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围了上来……

“白背心”囚犯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白背心上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文字。

最先的看客是一个十一二岁的胖孩子，他正带着睡意，声音嘶哑地叫卖着馒头包子。当巡警和“白背心”在马路对面出现时，他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弹过来的皮球一般，飞奔过去看起了热闹。刹那间，巡警和“白背心”周围已围满了大半圈看客。一个秃头的老者和一个赤膊红鼻子大汉补满了第一层的看客，后到的人们只好委屈地站在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看热闹。站在“白背心”对面的秃头，弯腰，紧盯着背心上的文字，却始终未研究出任何名堂。一个抱孩子想挤进来的老妈子挡住了他的视线，为了不失掉位置，秃头只好站直，放弃未能读完的文字，改看“白背心”的脸。

胖孩子不敢看“白背心”的眼睛，便顺着“白背心”的目光研究起秃头来，但秃头却显不出什么新奇，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边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什么了。

又一个小学生飞奔过来，从人缝往里钻，钻到最里一层

时，被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挡住了去路。他钻来钻去，最后从巡警的刀旁钻了出来。于是，他并未去看示众的“白背心”，而是惊奇而且佩服地看起了红鼻子胖大汉。

大家就这样相互看着。人很多却很安静。一个粗人似的工人打破了这种安静，向秃头老者打听“白背心”犯了什么事，因此秃头老者又成为大家看的新目标。终于，在众人的盯视下，秃头局促不安地、像犯了罪似地溜出了人群。

围观的看客开始觉得无聊，安静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白背心”已失去吸引力，挟洋伞的高个子忽而弯腰、忽而站直，巡警的脚一提一放也引起了注意，秃头耳边传来了吃馒头的声音，他很不高兴，但仍未说什么。

安静突然被打破了，忘记卖馒头包子的胖孩子被胖大汉一记巴掌打出了人群。待到重新平静时，人们更加无聊。抱小孩的老妈子头上梳着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不留意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推着了孩子，孩子嚷着要回去；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刚一探进又退出去，随即补上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挟洋伞的高个子斜下一边的肩膀，皱眉疾视着肩后一个嘴张得像死鲑鱼一般大、不断呼出热气的瘦子；秃头饶有兴趣地仰视着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胖大汉和巡警斜着眼研究着老妈子的钩刀般的鞋尖。大家都已忘记该看什么，只是胡乱看着，有看就行。

终于，一个车夫跌倒了，又有戏看了。车夫跌倒引来了几个人同声喝彩，围观的看客们全都转头去看，连示众的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都有些动摇了。围观的圆阵散开了，人们错错落落地向跌倒的车夫走过去。但是车夫却即刻爬了起来，